



# 六六幻痕塵影

顯明法師自傳

# 六六幻痕塵影

——顯明於民國七十一年

佛教講因果，佛法說因緣，佛學論事理，我的坎坷生平，用這六個字做註腳，再恰當不過，至於撰寫自敘，不但非為所長，腦海裡早已空空如也，或者說蹉跎歲月乏善可告，幻痕塵影不堪回首話當年耳。我的個性，內受白山黑水感染，外缺親情呵護，有點傲骨，不尚虛偽誇張，只好平淡直述。

民國六年丁巳二月初四日，生於遼寧錦西虹螺峴八將營子，凡胎無特殊瑞相可表，家境小康，祖父諱發育，務農，父親諱明遠，亦商亦學（私塾）。堂伯父雷振開，在黑龍江省拜泉縣開大車店（趕馬車者所住的客棧），邀父親去黑龍江省開荒。祖父不願離鄉，故提出死了要送回祖墳埋葬的條件。遂將田地變賣，房子送堂兄嫂，由其上墳添土，一家五口（祖父、父、母、我、妹）準備上道，但必須封江結冰，方行大車（馬車內備有暖爐）。松花江上用狗拉或竿撐的雪車奔馳其間，頗為壯觀，長途顯疲至拜泉縣，生活尚未安定，祖父與母親相繼去世，房子中央放兩口大棺材，喪事後，停靈寄骨寺，尊囑候冬天送回故鄉祖墳安葬，遺留兩個孤兒。記得當時發喪時，我不曉得哭，被父親扭痛了鼻子始哭出聲，妹妹比我小三歲，尚在強裸中，家破人亡，此情此景見者鼻酸，即筆者寫至此處尚淚眼朦朧，妹妹寄養伯父家，迄無音訊，余則隨父過活。送靈回故里途中，冰天雪地，寒風刺骨，凍得眼淚直流，尚言不冷，父親說：「凍死迎風站，餓死挺肚行。」含有北方人的豪氣。「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志」，威武不屈，富貴不淫，不向命運低頭，凡事靠自己，成為我此生之座右銘。因趕上過年，沿途住店時，車上有兩口靈柩，客棧為討個吉利，都放鞭炮擺供迎財，所以費用也增加了很多，路上不太平，常有土匪出沒，劫財搶馬，故把錢藏在拉車牲口的套包裡。葬畢回拜泉，父親與趙姓掌櫃的合夥，於十字路口開一間縣城四大店舖之一的雜貨店，父親為外掌櫃，財運亨通，現大洋裝了一個三尺見方的木櫃。恐孩子受委屈，父

親未再續絃，暇時與道士們論道，吃白齋（不吃鹽），學些煉丹之類的仙術。千山位於遼寧鳳城縣西北，又名摩天嶺，為長白山支脈，山上附屬於各大寺觀之茅蓬有七十多間，供修行者討單，斷煙火，吃黃精喝泉水者，不乏其人，但有的在各寺廟打飯回去吃，四季水果任人摘吃，不許帶走，晚間滿山到處星火，木魚聲，此起彼落，蔚為觀止。或有道人，光著上身，以肚子把大餅烙熟，這又不知什麼功夫。因此，家父事業心漸趨鬆懈，樂於修橋、鋪路、蓋廟。時隔不久，錢財不知所終，店舖又遭回祿，真是屋漏還遭連夜雨，正顯身外之物不久常。父親在紅塵裡打了幾個滾，嘗盡酸甜苦辣，心灰意冷，帶我去哈爾濱極樂寺，彼禮倓虛法師之師兄出家，法號法一，我拜寺中糾察師祥林上人薙髮，法名智海。彼出家後，以堅強的個性，徒步由東北經天山入印度、緬甸朝聖。

民國十八年己巳，極樂寺請諦老傳戒，六月初一日正授，十九日圓滿。惜未趕上戒期，遂入該寺佛學養成所就讀，親近倓虛、如光兩位長老，由靜觀法師教佛學，松泉法師教國文。十三、四歲的孩子，談不上看破，遑論放下，要說命運，不如說是因緣，隨眾起倒，種點善根，學些基本佛學知識而已。記得有一年長同學，坐在後邊聽課，忽然拿起椅子亂打，說有些小鬼向其索命。又遇堂主級的老和尚，臨往生前同學與其助念，聞酒肉味，鬼卒對話聲，互相傳聞，靜觀法師寫一輓對：「應超乎鬼趣，鬼趣難捉也。」極樂寺的茶飯好，白菜、粉條、豆腐煮的大鍋菜隨意吃，包子、饅頭、餃子為主食，一個饅頭有半斤乾麵重，吃不完拿回去。

民國二十年辛未，於營口楞嚴寺受具足戒，得戒為禪定老和尚，受戒那年剛十五歲，過去大陸叢林傳戒并未嚴格限制非二十歲不能受戒，在戒場有一青年戒子，於晚懺摩時，忽跳越過丈餘高牆，淹死在放生池，善惡業報信不誣也。

受戒後即赴浙江寧波觀宗講寺弘法研究社，專攻天台教觀，諦閑老人於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七月二日圓寂，入滅前曾索筆寫偈：「我今念佛，淨土現前，真實受用，願各勉旃。」此後我親近寶靜法師九年，蒙其器重，管教甚嚴，有時也敍敍家常，問問見地，法師說法辯才無礙，並勸人老實念佛。當

宏法社畢業，任命為常住糾察、庫房知事、學戒堂監學、學社輔講。觀宗寺傳戒時，寶公任得戒和尚，志恒法師為開堂，余為三引禮，其餘引禮均由寶華山請來。

觀宗學社學制不限年齡，來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惟床位僅有八十多個，額滿為止，故常有僧多位少之感。分預科、研究社、弘法社，每級三年，亦可躍升，很少修滿九年，多數在弘法社時，已被各方請去宏法，或坐道場，每日作息，除參加早、晚殿（弘法社學僧晚課禮大悲懺）、過堂用齋外。早粥後，抽籤覆小座，由輔講主持，逐項予以改正，下午由主講法師講大座，先止靜修半小時止觀，聽講時，不准看註解、寫筆記，穿海青，盤腿打坐靜聽。晚自修時可以看參考書，加上法師講的，自己的見解，融會三方面的資料，第二天覆出，週而復始，無其他課程。國文、寫字靠自己學習，冬天進禪堂打禪七，夏天參加對外公開講經法會，彌陀誕起淨七，冬參夏講年年如斯。畢業不發任何證書，常住給銀圓四十八塊，以壯形色，客堂掛牌為畢業者供豆漿齋，俾便週知，這些我都如願以償。在學期間生活很苦，不應酬佛事，過堂吃的菜，湯湯水水，看不見油，遇到打齋的才見到幾小塊豆腐，只好拿飯填肚子，所謂飯和尚菜道士，有辦法的帶點辣椒油泡飯。每天早晨由香燈挑兩桶熱水（尚無自來水設備）供八十幾個人漱口、洗臉，半個月洗一次澡，物質雖苦，精神却旺。

天台宗祖述龍樹，成宗於陳隋間之智顛大師，天台山為大師棲身入寂之所，緣着天台，故以名宗，大師駐錫佛隴，其傳承皆曰佛隴真傳，十七傳宋代四明知禮法智大師，居寧波延慶寺中興台宗，其五世孫介然法師，按照觀經行法，於延慶寺東北隅空地，建十六觀堂，迄四十三祖諦閑法師，體四明遺志，以三觀為宗，說法為用，改建觀宗講寺，蔚為東南名刹。民國八年增設觀宗學舍，十七年併為宏法研究社，大江南北，振錫豎拂，宏宗演教者，多出其門。余雖不及八宗并宏，但融性相於一爐，從不樹立門庭，唯對天台抱有興亡之責。

民國二十八年己卯秋，選派觀宗學僧二十名去香港荃灣弘法精舍就學。寶公為主講，余任輔講負教導之責，蒙寶公親傳天台教觀，法嗣四十五代。

弘法精舍，原定三年，因創辦人某居士，住在樓上，樣樣干涉，中意的學僧施以小惠，不如其意的則漫罵，紀綱不能維持，僅辦年餘，即宣佈解散，此謂二元的佛學院不能辦好的道理。

寶公病於上海玉佛寺，電召侍疾，不幸於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十一月廿九日示寂，臨入滅時言：「願生西方，親近彌陀，我今撒手西方去，不管千秋與萬秋。」送寶公安葬後，回香港處理其遺務，眾人決議將粉嶺靜廬移轉於我的名下為司理，適日本於民國三十年辛巳十二月八日攻佔香港，付法覺光（現為香港佛教聯合會長），與其結伴去廣西桂林，余被選為廣西佛教會副會長，會長為道安法師，樂觀法師在此相識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，國民政府林主席請虛雲老和尚去重慶主持護國息災法會，聘余為副主壇，沿路有屈文六居士之代表張子廉居士照應，自獨山至重慶由交通處長謝文龍居士親駕轎車護送，同行者有虛老及侍者惟因、子廉居士并我。於民國三十一年仲冬月丙申（二十二日）分別在華嚴、慈雲兩寺起壇，法會期間朝夕與虛老及法會長戴傳賢（考試院長）相處，頗不見外，由此因緣認識不少政要，袁煥仙老師、南懷瑾教授亦在此時相識，為余再入川希望所繫。虛老平易近人，不喜多言，有請法者答以兩三句，或命我接談，從不睜眼看人，倘一睜眼則炯炯有光，無客人時圍爐烤蕃薯聊起來，上下古今無不通曉。當時佛教三位精神領袖——諦閑長老、虛雲長老、印光長老，只有印老無緣親近。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法會圓滿，陪虛老回南華再返桂林。

日本攻湖南時，桂林焦土抗戰，強迫疏散，火車站人山人海，託運的行李堆積如山，往柳州的火車廂內外上下擠滿了人，只要能搶上去不必買票，我就是被信徒從窗戶硬塞進去爭一立腳之地。火車行走如牛步，行進間經常從車廂內丟出死屍，去重慶必經獨山，到柳州余正一愁莫展，巧遇柳州火車站的站長，為東北同鄉，隨虛老去重慶時認識的，介紹乘鐵路局局長公事專車赴獨山，再換乘郵政車的司機台到重慶。當時客、貨車司機帶「黃魚」的風氣很盛，每到檢查站前，要下來步行走過崗哨，再上車。記得戴院長取笑說：「三元（委員、公務員、教員）不及第，四季（司機）發財。」到重慶時，太虛大師及戴院長敦勸，護國衛教，代表佛教響應十萬知識青年從軍號

召，時在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一日，年二十九歲，穿上二尺半的二等兵服，常為戴院長的座上客，軍中素食，不令出操，做些文書工作，當時政治部主任為現總統蔣經國先生。余始終維持僧人心像，受人尊敬，自己更加莊敬，後來選五百名新兵派去印緬學機械化，滯留昆明，推我為代表見何老總不得要領，再見蔣主任，第二天即派飛機赴緬甸密支那，大隊長為崔德新（韓國籍後曾任駐華大使），優待有加的待我，仍從事文書工作。

民國三十八年來台後，乃參加復國工作，於六十六年二月初一日請道源、南亭、賢頓三位長老授三衣鉢具，先後應各地宏法。可謂席不暇暖，授課佛學院，有慈航、中壢、南光、三藏、東山、法光、中華、菩提、內學、能仁、妙清、福嚴、華嚴、叢林等處，所授課程皆遵家法，部分資料由學員彙編成集，連同台、港各道場所講的計有：「天台四教儀、教觀綱宗、始終心要、楞伽經、心經、四十二章經、勝鬘經、彌陀經、孟蘭盆經、起信論、八識規矩頌、法華經題、普門品、普賢行願品、金剛經、念佛圓通章、十六觀經、無量壽經、八大人覺經、遺教經、勸發菩提心文、八關齋戒、天台止觀」等，初版十冊，已無餘書。現由金山長老發起再版流通，尙有小止觀、六妙門、淨土十疑論，由法輪講堂錄音發行。

天台宗傳人，有不成文的規定，「教宏天台，行重淨土。」智旭大師云：「佛祖之要教觀而已。」百丈禪師云：「修行以念佛為穩當。」化儀四教判華嚴為頓，阿含為漸初，方等為漸中，般若為漸後，此四時各有同聽異聞，得益不同，為不定，互不相知，為秘密，法華涅槃非屬頓漸秘密不定。化法四教：釋華嚴為兼別明圓，阿含但藏教，方等對藏通別說圓教，般若帶通別之權，說圓教之實，法華涅槃純圓獨妙。前四時隨情智說，唯法華隨智說，五味半滿，各有通別，不可拘泥。教分八教，觀有七種，所謂析空、體空、次第、一心、頓、漸、不定，無秘密觀。摩訶止觀，開宗明義則曰「止觀明淨」，漸次（釋禪波羅密）、不定（六妙門）、圓頓（摩訶止觀）皆是大乘，俱緣實相，同名止觀。常境無相，常智無緣，邪僻心息為止，發菩提心為觀；是心是佛為止，是心作佛為觀，湛然為止，寂照為觀。又寂照為體是性，止觀為用是修，衆生念佛，佛念衆生均屬止觀，淨土得生與否，全憑信願有無，

品位高下，但由持名深淺。

顯明受觀宗法乳，為佛隴後裔，語默秉宗，動靜循本，期冀看破放下，說行一致，淨七聚、仰四依、固五戒、宏三自，現在仍於福嚴佛學院、叢林書院、華嚴專宗學院、志蓮精舍等處定期講經，時不虛棄，又兼香港菩提佛學院院長，寒暑假須去該院授課。

現住十四坪大的茅蓬，少煩惱、免應酬，透過名利生死關，恬靜寡慾，離欲縛，無法縛，鮮牽掛，死字當頭也不怕，倒也清閑自在。

民國六十七年籌備慈雲寺傳菩薩戒，六十九年任圓通寺戒期三師之一，七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，香港妙法寺傳三壇大戒，任得戒和尚兼開堂，雖識開遮持犯之相，但師承必須清淨，方能得戒，所以每次臨壇，必靜坐首罪。七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得智年法師之助去印度朝聖，有永惺、金山、修智、智年等五比丘同行，沿路并承永公等照顧，滿余生平之願。

國內四大名山僅朝禮其一——浙江普陀山，為觀音菩薩道場、山西五台山為文殊菩薩道場、四川峨嵋山為普賢菩薩道場、安徽九華山為地藏菩薩道場，世稱悲智行願四大菩薩所住之處。普陀山在浙江定海縣之東，距縣百餘里，孤峙海中，又稱補怛洛陀山，氣候溫和，風景奇特，前寺名普濟寺，明萬曆二十三年勅建，賜額護國永壽普陀禪寺，康熙四年遭紅毛焚毀，僅存大殿，御題普濟群靈，賜前寺。逢觀音誕香火頂盛，朝山者絡繹不絕，附近省份的出家眾，上山趕一個法會，夠一年用的，也有耍羅漢的。山上有觀宗同學邀我們去玩，路上遇一隻癩狗擋路，我踢牠一腳并說：「好狗不擋道！」狗即汪汪的跑掉，但一回頭即不見蹤影，同學說：「你把觀音菩薩踢跑了。」至今還覺得悔不當初，因菩薩願力朝山者，必與見面，但不定現何身。觀音誕那天有千僧齋，去山趕齋者不止千僧，中午過堂後，念佛至大殿，門口分供養品，有銀圓、毛巾、肥皂等贖，該大殿的方塊磚僅能容納五、六百人，千僧進去橫躺豎臥尚有餘地，故稱寶殿，可與國清寺漏沙鍋、玉泉寺無樑殿、杭州拔木井、天童寺琵琶石等古跡比美。寧波天童寺門外有一塊方石磚，人踩上去錚錚出聲，據說當初修工時，拿琵琶的天王，將琵琶放下休息時，方

丈用石壓住，故此石一踩即出琵琶聲，但把石磚搬開，却什麼也沒有，傳爲佳話。附近有阿育王寺供佛舍利，一次舍利走了，在對山樹上放光寺，全大衆鳴鐘擊鼓，穿袍搭衣禮拜才請回。南地聖跡不勝枚舉，見聞如是，想係衆生善緣所感。

回憶幼年在家鄉騎馬駒，被其摔下馬來，踢了一腳，幾乎送命，至今頭部尚留疤痕。於拜泉讀小學時，頑皮偷搭便車，跨上馬車後軫上，左腿伸入車輪中，將膝蓋骨輾碎，腿也斷了，父親並未責怪車夫，好在年幼，用老式接骨法，敷草藥以木板夾住腿，躺了幾個月，雖未成殘，老來總覺不舒服，有時遭構陷誣謗，流言可畏，心狠可誅，怨從恩來，恩由怨生，想必前生因果使然，遠小人，離禍水，古之名言。

我於觀宗寺任職事時，父親曾回國看我，相留不住，又回緬甸，再無音息，慈航法師到香港時告之已圓寂，但不知年月日。六十四年七月十八日於高雄車次，詢恒月長老，法一人，彼甚熟悉，云於三十年六月初七日圓寂，坐缸全身不壞，由其裝金，供在羅漢寺中，雖不知其品位，總可安心，不過能養之時而未能盡孝，乃爲憾事。

在港蒙洗塵（香港新界妙法寺方丈）、永惺法師暨陳、黃等居士，爲置道場。在台得曹、盧等居士護法，按月供給道糧，暨感激又慚愧。

余擬不踰矩時，杜絕塵緣，退藏於密，棲身於林泉間，禪宗參，教下照，信願持名雖捷便，共修均須道場，不具福慧，焉寄因緣。身滅火化，散於大海，何必啓告十方，生平隨緣，自也兼益，豈圖名聞利養。

民國七十一年·一九八三年四月上浣





日期：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

版本：2022.09.25

網址：<http://www.forlong.us>